

爱之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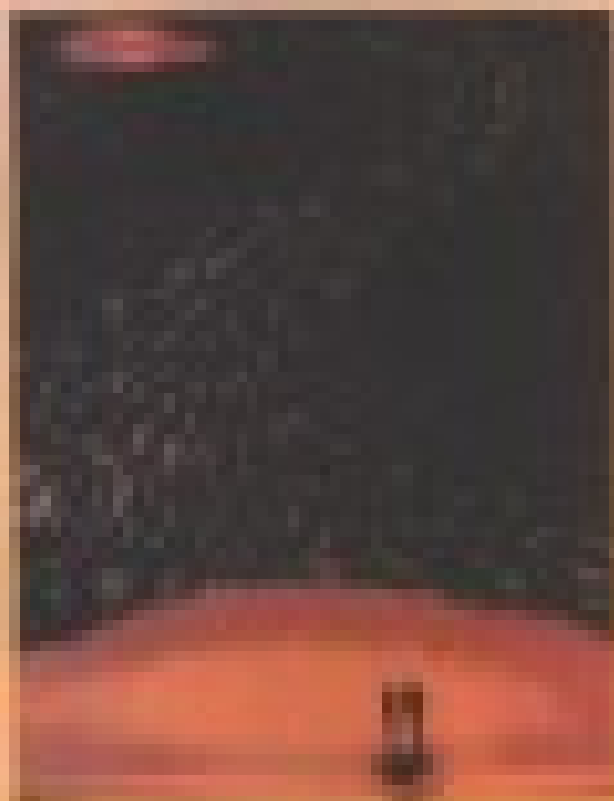
成茂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爱之惑

——情爱心理与性心理——



杨惠兰著 王元化

爱之惑

成茂林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作者在南海客轮上

成茂林，山西晋城市郊区高都镇西元庆人，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会员。1952年生，种过地，做过工，教过书，先后在乡、县、市党政机关工作二十多年，现在晋城市委组织部任职。1984年获大学文凭，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遗恨》、中篇小说集《爱之惑》、报告文学集《七百里太行》、通讯集《党日》等，获作品奖多次。

我不是搞文学的，只能说与文学有缘。大概是
由于父辈们世代躬耕的缘故，自幼便对“耕父
弄墨”者生羡慕之心。书时喜做作家梦，幻想
到人生坎坷，世事艰难，大半辈子的时间不
精力全耗在了那“一纸”的谋生之道上。那像也
拼，那纸上的难解，每遇闲暇，便引发了烟瘾
一痒心痒痒得不安生地拿起笔来自我倾诉。有
时，那笔与我朝夕相处的，特别是那笔农工明
友人的形象、情感、心态、故事，不竟于心中
涌于眼底浮现出来。他们之乐是我所乐，他们
之悲是我所悲，他们之爱是我所爱，他们之恨
是我所恨。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促使我不顾
一切地去窥探他们的，^在诤教他们，~~得到~~把胸中积
压已久的话吐出来，才觉一身轻松，似乎尽
了该尽的义务。

作者手迹

(代序)

写给读者

读者朋友：

在您茶余饭后随意打开这本集子的时候，就会发现我捧给您的一片赤诚之心。它或许会对您无论惬意的缺憾的坎坷的人生有所启迪。

人生，永远是一部读不透写不完的书。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遗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人意料地被喜爱我的读者抢购一空时，我欣慰地着手整理出版这个中篇集子——《爱之惑》。

生命之旅漫长而又短暂。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稍懂事的时候，就渴望驾驭着那个神秘的“命运”心平气和地，没有争斗、悔恨、嫉妒，笔直地走完漫漫人生路。然而，当您真正成熟或精疲力竭地在险谷与困境中残喘哀叹时，又觉力不从心。古往今来感慨人生者何其多！英国一位名人这样说过：我们哭着降生，痛苦地生活，失望地死去。看来，人生之路从来充满荆棘。然而，又别无选择！所以，我们总把希望寄托于无限个“明天”，总是披荆斩棘地奋勇拼搏，铸造着自己人生的壮丽与辉煌，虽然，不免留下诸多的缺陷和遗憾。

我以为，有点缺陷和遗憾的人生是颇有味道的，对己对人不无益处。《爱之惑》正是编选了我近年来发表的七部插述缺憾人生的中篇小说。每一部都是一个酣畅淋漓耐人寻味的人生故事——

爱情是什么？是奉献是怜悯是阴谋是利用？似花似酒似火似水还似风？《爱之惑》以舞场为背景，展示了转变期形形色色的婚姻和家庭。您将从方云霞爱情婚姻家庭的变故中得到爱的启示。

《逃亡者》很耐读。为了升官，常宇抛弃了妻子文桃与几岁的女儿姣姣，和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林韵勾合。林韵在自己的前途受到威胁时又对常宇反戈一击，使他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逃亡者。四面楚歌中他何去何从？文章展现了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故事。亲情在四个家庭中碰撞，阴谋与性牵扯，灵魂在逃亡中升华。

《漩涡》写的是政治漩涡中你死我活的斗争。卑鄙的党委书记快爬上一把手的宝座时，因梅梅问题锒铛入狱；“元老”在朱记客店抓住了萝卜刻章的假夫妻；马大个翻墙入院看上了投机倒把夫妇的西洋景儿；二秘书竞争提干造成人命案；老劳模学大寨上了批判台……文章再现了非常时期基层干部的众生相。

《河神庙》写的是一所残垣断壁的古庙里发生的一段传奇故事，年近不惑的童男子与坎坷淑女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未考中的学生用猎枪打死了老师，“泥腿书记”和“胡子校长”同床异梦；洪水将来时，古庙重新燃起了断绝数十年的香火……读后余味无穷。

《槐仙》是揭示女巫现象的。一个都想得到的倩女都没得到，谁也不想得到的坏名声槐仙得到了。从农家靓女到佛门弟子，十数年苦恋终得相逢……槐仙现象发人深省，您或许从中破译出神秘的武功特异功能。

《福虎》是写改革之年的暴发户的。一个原为乞丐的福虎，如何成了千万元富豪？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名位、权力和女人接踵而来

……你读着准不会平静，那滋味自己品。

《遗恨》读来催人泪下。本是死囚却又跃入“天堂”，被聘为工程师，与厂长女儿结为伉俪。故事本来就够传奇了，可这传奇之外又夹杂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死囚原配妻子山菊在坎坷中悲愤而死，把恨遗留人间……

作家是通过作品与读者心灵勾通的。我愿把我的体验、发现和心声呈现给您——所有喜爱我的作品的同志和朋友，相信您会通过作品中生与死，爱与恨，灵与肉的撞击，咀嚼品味出人生酸涩苦辣甜，发现不时迸发的人生火花！

让我们充满信心地向前吧，努力把握属于自己的独特人生！虽然您的人生不尽完美，但相信您是世界的唯一，没有谁能重复您的思维您的足迹您的情感您的故事。把那份“独特”奉献给世界，您将因奉献使有限的生命得到延伸——

愿与您共勉！

谢谢！

成茂林

一九九五年四月

于祖籍槐沁园

目 录

写给读者(代序).....	(1)
爱之惑	(1)
逃亡者	(73)
漩涡	(113)
河神庙	(148)
槐仙	(179)
福虎	(234)
遗恨	(264)

别说走车，走人不小心还掉深沟里呢！好在自己美梦成真了。那时她的男朋友李小蒙还是个义务兵，家境贫寒，无钱无势无背景，部队提干无望。假如复员，还不重回那穷山沟？是她央求爹走了门子才把他李小蒙分配到铁路上的。爹是县上民政局的干部，虽一辈子连娘都没带出大山沟，当然也是因了娘的土气，可在对待李小蒙问题上，爹还是理解女儿的，为这个复员军人的破格安排，很费了一番心机和功夫。可他李小蒙做的事能对得住人？

他俩是中学时期谈上的。那会儿方云霞很走红，成绩不用说了绝对地拔尖，又是班上的团支书，模样也秀气，白白的皮肤，两只水灵灵的大眼，一束乌黑的长发，走起路来一甩一甩的，令男同学倾慕，女同学嫉妒。当时最有希望追她的是两个人，一个是这个李小蒙，生在穷家却也长得一副好皮囊，细皮嫩肉的，脑袋瓜又好使，见了她总是低声细语，软绵绵，笑嘻嘻，被她称为“小绵羊”；另一个是杨春生，生得墩厚老实，处人没那么多心眼，可他父亲在外当工人，家庭经济状况好，据说将来毕业后可以接班顶替，只是学习成绩差一点。方云霞和这两个人牵扯了几年，直到中师毕业那年，才下定了决心，选择了李小蒙。那原因只有方云霞清楚。其一她对教育学感兴趣，她承认遗传对人的作用。她担心杨春生把弱智遗传给下一代。其二她觉得李小蒙性格软一些。她汲取了父母婚姻的教训。父强母弱，母亲在眼泪中生活了一辈子，当然父亲瞧不起母亲，嫌母亲脚小没文化，也是事实。加之这个李小蒙会哭鼻子，会山盟海誓，她就只好舍弃杨春生了。为这事，杨春生直到现在见了她还有点别扭。她和小蒙刚结婚那阵儿，生活虽不算富裕却和和睦睦。李小蒙果真是她理想中的男人，唯命是从，服服贴贴，不打麻将不喝酒，下班后就往家跑，大围裙一系，是个干家务活的好手。偶尔谁说他“气(妻)管炎(严)”，他会不加掩饰地说怕老婆免生闲气。女伴们倒很

羡慕方云霞，一天起来清清静静，除代课外就是聊天、玩牌，一件毛衣在身边夹了二年也没打好，美得水灵灵的，凡是裸露的部位都显得白皙细腻而富有光泽，30出头了，脸上还见不到一条皱纹，早晚象从美容店里出来一样。方云霞对这样的生活很满意。她原以为这样白头偕老万无一失的，谁料到事情出了意外，在他们的孩子长到8岁的时候，夫妻感情发生了裂痕，而且是那个低声下气，上百次上千次赌咒发誓海枯石烂不变心的“小绵羊”李小蒙先起了邪心。她实在想不通。

被窝里躺得难受，她还是起来了。学校不上早自习，她想出去溜溜腿，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看菜园里的菜民把一担担滴着露水的新鲜蔬菜担上市或与来买菜的河南小商小贩讨价还价。门外天将亮，天空还是灰蒙蒙的，空气里夹着湿漉漉的潮气。一开门，不巧正碰上了慌慌张张从会计家里溜出来的刘文英，她很窘。她知道刘文英和会计那层关系。刘文英是学校的音乐教师，比她大10岁，家离这儿稍远些，但骑车也只须半点钟，为了和会计厮混，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还借口家远在校住单身。知情者背后总评头论足，可刘文英仍我行我素。难怪人说30如狼40如虎。方云霞正发愁没法搭话，刘文英倒先开了口：“云霞，你咋起这么早？我是今天有点事，校长不在和会计告个假。”明明显显地扯谎。方云霞很反感，你的肉你愿意让别人吃谁管，何必编瞎话？可还是和她搭上话了：“我头痛，想出去清醒清醒。”当然，方云霞最近家庭的裂痕，刘文英不能没有察觉。“那咱们一块去看跳舞吧？”刘文英说着瞅方云霞的脸，那脸好象有点茫然，看不出多少是同意呢还是不同意。刘文英就拉了方云霞走，一溜小跑地进了广场。

广场上人还真多。欢快节奏的舞曲中，上百对男男女女踏着轻

盈的舞步，男抱女、女抱男很和谐，无拘无束的，令周围看热闹的人眼馋。跳者如痴如醉，看者入诗入画，全都很投入，很带劲。当然看者或许比跳者多了层羞愧。我怎么就学不会呢？不时在那儿学着人家的样子挪两步。即使彻根都不想学跳舞的男性或女性，都是勾着眼睛象看戏，自然是男看女，女看男，哪个部位特殊看哪个部位。一个穿李宁运动服的约摸四十多一点的男人很引人。他舞步轻，踏点准，动作大方，姿势优美，任何一个女性让他带起来都觉刚柔相济，饱人眼福。有欲在人前露一手的窈窕艳女都乐意作他的舞伴。刘文英悄悄告方云霞说，那是个文化局的干部叫徐辉，办过不少交谊舞培训班，市内不少跳舞高手都是他的徒弟。方云霞爱听不爱听的，似不感一点兴趣，满脑子里仍重复着昨晚思考着的那个李小蒙。不过眼前她只觉得那些个袒胸露臂的女人贱，特别是老追徐辉的那几个骚娘们，眉毛画得细细的弯弯的，嘴唇涂得小小的红红的，发型无论是披肩、齐耳，还是全烫、小纂儿都一色地俏，一色地招人耐看，有胸没胸都高傲地挺得象只小公鸡，一种无名妒火中烧。她拉了刘文英一把，说没意思，就不管刘文英同意不同意，硬拉出那个黑压压的人圈向学校走去。刘文英只好跟着，一边打哈欠一边说：“你看人家活得多自在，象咱，一辈子窝囊死了，当教师不让跳舞，连件好衣服都不敢穿。”方云霞说：“我才不眼气他们哩，咱不是穿不起，是嫌那服装丢人，有的透明得啥都能看见，象电影里妓院的鸨姐儿。”说完，又不吭声，闷闷地往回走。

“喂，我问你。”刘文英试探着看方云霞：“你家小蒙又没回来？”方云霞也知道她是明知故问。她最怕别人问起她李小蒙，即便是关心同情的口吻她都觉得似在揭短。可家丑还是张扬出去了，也只好硬着头皮应付：“好多天了，你该知道的吧？不过，他回来不回来无所谓，我也不是离了他不行。”那口气柔中有刚。

“也不能说无所谓。”刘文英以大姐的口气提示她，“这么长时间不回家，我看不是好现象。工作有多忙，比国务院总理还忙？啥借口都是骗女人的。男人们都是这，吃着碗里瞅着锅里。你可得当心。”

这话方云霞并不是不懂，可她不是这样看，要是过去，她或许会反驳一句，男人是这样，有的女人不也是这样？可今天她不想多说话，脑门子里还是一直转着李小蒙。

老实说，她和李小蒙的裂痕她至今也弄不清楚。她觉得从模样上他们很般配，而且她比李小蒙强一些。两人亲密时，李小蒙亲口说她在女人中人样属上中，而 he 自己在男人中人样属中下。当然，这个评价是二者都认可的。从家庭状况上讲，她更比李小蒙高一筹。她好赖是个县干部的女儿，而他父亲是个不知道田土以外有何物的乡巴佬，经济又那么困窘。从职业上讲，自己有文凭，有不怕打掉的铁饭碗，而他是普通工人，企业什么时候不景气了就得失业。从个人恩怨上，她觉得李小蒙欠她的太多，不是她，恐怕他还在那个山沟里被大石板压着呢！无论怎么比，她也觉得她没有亏欠李小蒙的地方。就是上一次 101 天以前那次争吵，也不是疾风暴雨的。那是因为李小蒙在朋友家喝了酒，回家吐得满地都是，呛得人恶心才提出今后制止他喝酒的。谁知李小蒙哭了，说自己不象个男子汉，老婆框框太多，不让抽烟，不让打麻将，不让喝酒，不让晚上 11 点以后回家，不让和女人说笑，不让……她哭着说，他是老婆的男人，家庭的女人，男不男女不女不象人。酒后吐真言。这一说，方云霞当时确实火了，象往常那样口气随便撂了一句：“怎么，委屈你了？”李小蒙并没急于答话，反而哭得更伤心；象女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躺在沙发上鼻涕扯下一尺长，舌头硬得卷曲不回来：“你，你，你说不委屈？放在你，你身上试试……我又不……不是管制……分

子。你，到外边打听，打听，别人怎、怎么说，呜……”无休止地哭，招来隔壁住着的几个教师。方云霞更觉失了体面，邻居们走后她就愤怒地对李小蒙说：“扯淡！伪装了十来年，你这才现出了原形。告诉你吧，你要真嫌委屈，咱各自听便，不强求你。”她本想用大话吓吓他，没想，李小蒙反而不再哭了，倒哈哈大笑起来，借着醉意，踉踉跄跄地走到床前，指着方云霞的鼻子，从牙缝中崩出一句：“怎么？你……你以为我——离、不、开、你？”

就这样俩人较上了劲儿，谁也觉得谁离得了谁。

下午没课，方云霞再也不能忍耐了，蹬着个女式自行车去那个三等小站找李小蒙要钱。家可以不回，钱不能不给，要不就把孩子给他带去。话是这么说，心可不那么想，孩子是她的命根子。要不是孩子，她真难想象这漫长的百天怎样熬过。

春末夏初，小苗刚出土，戴着草帽蹲在田里锄苗的农人零星散落在田间象鸡啄米。日头高照，她想起了“赤日炎炎似火烧”一句，觉得自己坐在教室清悠自在地拿国家这几百元钱，足够了，不该和李小蒙搞不团结。家庭是国家的细胞，家庭动荡了，国家还能安稳？可转而一想，又觉得自己太迁就他了。她明明听人说过李小蒙最近和站上一个农村妇女好上了，那农村妇女长得很温柔，被李小蒙的同事称作“小羊羔”。李小蒙经常躲躲闪闪地给“小羊羔”干活，吃人家的饭，还给人家干那女人最不愿意让给人干的事儿。

开始她不信，觉得是有人想乘机钻空子，时间久了，听人说得多了又信，信着又不信。莫非那么一次小争吵就能导致这样的后果？难道我一个正儿八经的中专生人民教师竟抵不上一个山野村妇？她长得哪样比我强，什么地方特殊？我这回倒要见见她，还要见小蒙的领导，看他们还管不管这类事。她这样想着就到了车站，

先去找李小蒙。她想先问他过不过了，可李小蒙不在班上。经他的同事们指点，她果然在那个“小羊羔”家里找到要找的人，当然没干什么事儿，只是坐着闲聊。怒从心起，她迫近李小蒙，一副斗鸡的样子。“你是过不过啦？”她怒气冲冲地问，那女人她连看都不看一眼。那意思是：这人是我的，我有权干涉。

李小蒙先是一愣，继而又镇静下来：“你，你来做啥？”

“该，没有说不该。”李小蒙冷冷地说着，随她出了门。他不愿意把战火烧到别人家里。方云霞跟着李小蒙走出门时，才有意回头看了下屋里那个女人，果然吃得肉肉的，白白的，脸上挂着象始终抹不掉的笑意：“娼妇！”她骂了一句。

那女人似没听懂，只是传出两声嘿嘿地笑，象羊羔之咩咩声。可那笑对于她比骂更刺耳，象嘲笑她的无能，象昭示自己的胜利。

方云霞把恨全集中在了李小蒙身上，出门后就一把抓住了他的领口：“走！太不象话了，见你们领导去！”

李小蒙猛地推了方云霞个趔趄，不紧不慢地说：“见领导有什么可怕的？不就是和个女人聊了会儿？”一派大丈夫之气，全然没了往昔那种卑躬屈膝绵羊味儿。

方云霞没估计到他性格变化得这么快。那狠劲地一推，使她的胸部隐隐作痛。她觉得受了从未有过的污辱。本想象有的女人那样和他在众人面前厮扯一气，拼个鱼死网破，又怕在这儿吃了亏，让小娼妇看着出气。于是她忍了忍，想见了车站领导，再一五一十诉说缘由，先揭穿李小蒙两面派的老底，骂她狼心狗肺，彻底灭掉他的威风后，再提出离婚。象这样的负心男人要他何用？而象自己这个条件，走掉一个李小蒙，还会再来一个“李小蒙”，当然不要两面派的“李小蒙”。